

## 地球周刊 | 封面故事



在中学时，格林瓦尔德曾勇敢地竞争市议员，虽然输了却虽败犹荣。他还是校辩论队明星，拿过州冠军。

选的，另外还有一个暗中操控的秘密政府。“如果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律，秘密势力将变得极其危险。”另一个让他不安的问题是，大公司助纣为虐，帮助政府继续秘密的勾当。2010年，斯诺登在Ars Technica上写道：“真正让我担忧的是，类似企业行为在技术圈子之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关注，社会似乎对于可怕的机构发展出一种盲目的顺从。”

当时，斯诺登又学习了更高级的网络安全知识。2010年他补习了《道德黑客》课程。这门课针对电脑安全专家开设，可了解黑客入侵大型电脑系统，隐藏痕迹的技巧。在NSA，这类技巧相当受重视。海登的继任者凯斯·亚历山大将军巧舌如簧地向国会推销网络安全计划，并催促政府赋予NSA更大的监控特权和更多资源。“他有着至高的信誉，大家都俯首听命。”一位前白宫官员形容说，亚历山大忽悠议员和总统的能力让他日益担忧，“就在不久之前，网络安全就像魔法，凯斯·亚历山大就是大魔法师。”

最终，亚历山大得以完全实现海登提出的“拥有网络”目标——NSA几乎可以进入所有地方，挖掘所有信息。到2012年2月，NSA在一份5页长的声明中宣布了从“任何人”处获得数据的意图。一个支持该目标的“藏宝图”计划宣称，要获取源自“任何装置、任何地方、任何时间”的信息。NSA将现在叫做“信号情报的黄金时代。”

2012年4月，为戴尔工作期间，斯诺登开始下载文件，很多是关于NSA及其英国同行政府通信总部(GCHQ)开展的窃听计划。11个月后，他辞去了戴尔的工作，进入博思艾伦。这是蓄意的选择，目的是获得更多关于美国网络间谍活动的信息。斯诺登告诉《南华早报》，“在博思艾伦汉密尔顿，我可以接触NSA曾经入侵过的世界各地的电脑系统的名单。”接下来3个月，他下载了5万多份文件，大概可分成4类：NSA的能力；NAS与私人技术公司和外国情报机构的合作；美国其他机构的查阅情报申请；依据截获电子信号撰写的情报报告。现在他必须决定要如何曝光这些材料。

他不会选择托马斯·德雷克的老路，他曾研究德雷克和其他泄密者的案件，他们选择向国会或媒体倾诉，往往没有文件的支持。德雷克说，“根据我们的遭遇，他知道，要让公众真正听到他的声音，必须掌握某种文件证据，即使如此也可能并不足够。”斯诺登也明白，如果将文件交给维基解密网站，或是自己张贴到网上也有缺点。“我不想像布拉德利·曼宁一样被人指责说，这些文件没有经过审查，就那么随便地放上去。”斯诺登后来说，“我小心地评估了每一份泄露的文件，确保不会有损公共利益。还有很多不亚于重磅炸弹的文件，我并没有

## 上接B03

交出去，因为伤害他人并非我的目标。我的目标是透明。”选择主流媒体也有风险。想到《纽约时报》曾迫于政府压力扣押莱森的非窃听报道一年多，斯诺登担心，同样的事情可能再次发生。

5月中，斯诺登向公司请了假。他告诉上司，要回马里兰州接受癫痫治疗。一年前，他被诊断患上这一疾病。事实上，他登上了直飞香港的航班，并住进了每晚收费300美元的美丽华酒店，并和格林瓦尔德取得联系。这是他们自去年12月来第一次直接通信。那时，斯诺登决定放弃说服格林瓦尔德学习加密，转而找到纪录片导演劳拉·波伊特拉斯。她执导的两部影片对美国的反恐政策和伊拉克战争提出了尖锐批评。2006年，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《我的国家》讲述了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人的经历)上映后，波伊特拉斯发现自己成了美国政府刁难的对象。国土安全部将她放进了观察名单。在接下来6年里，她估计，在出入边境时被拦截扣押次数接近40次。这一切让波伊特拉斯变得几乎杯弓蛇影。为了防止工作被监视，她学会了加密技术。这让斯诺登可以通过几封邮件向她大概描述政府的多个监控计划。

波伊特拉斯给格林瓦尔德看了部分邮件。他立刻意识到它们是真的。他安装了加密软件。开始与斯诺登直接对话，当然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身份。斯诺登迫切地想要见面。格林瓦尔德有点担忧：“我告诉他，‘我需要一些文件样本，证明你的材料确实有价值。’”于是斯诺登发给格林瓦尔德24份文件，包括一份揭示NSA“棱镜计划”的PowerPoint幻灯片文件。“棱镜”让政府可以通过谷歌、苹果、脸谱等网路公司收集大量用户数据。打开文件后，格林瓦尔德不禁倒吸一口气。

他飞抵纽约，和波伊特拉斯及《卫报》记者艾文·麦卡斯卡尔一起飞往香港。坐出租车去肯尼迪机场的路上。波伊特拉斯向格林瓦尔德演示了如何浏览她的记忆棒上的文件，里面有斯诺登先发给她的更多的文件。飞机起飞后，他立刻意识到，他收到的25份文件并非精髓，只是随意的选择。记忆棒上有几千份文件，涉及各个可以想象的题材，海量的绝密信息，一些比我收到的更具爆炸性。”格林瓦尔德感到好奇，“泄密者到底计划了多久？”仅仅是组织这些材料就要花费几个月，甚至更久。每个记忆棒里的文件都经过整理归类。格林瓦尔德毫不怀疑，泄密者读过其中每一页；没有一份文件放错位置。

格林瓦尔德在心里对他将要在香港见到的人描绘了一个形象：“60多岁，满头白发的老人，刚从情报机构退休。”然而，他们在一家购物中心的餐厅外见到的人看上去才刚成年。苍白、瘦削，穿着牛仔褲和白色体恤，显然已有几天没有换衣服。“他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小孩。”格林瓦尔德立刻想到，这也许是个错误。但几个刚经历长途飞行的记者依然跟着斯诺登进了他的酒店房间。入住之后，由于担心被跟踪，他只出过房间两三次。房间地板上扔着脏衣服，客房服务的盘子摆得到处都是。由于担心被监视，他甚至不愿让服务员换床单。在开始讲话前，斯诺登往门背后放了几个枕头防止窃听。此举在格林瓦尔德看来似乎过于多疑，但他不愿仓促下结论。他立刻启动律师模式，开始对斯诺登进行盘问。斯诺登告诉我，格林瓦尔德的询问比中情局招募线人还要严苛。好处是，这带来了绝对的信任：谎言无处可藏。”

格林瓦尔德立刻就意识到，斯诺登非常聪明，他的故事虽然让人难以置信，但却挑不出毛病。在经过五六个小时的询问后，“我终于完全相信，他就是他说的那个人。”然而，斯诺登的选择依然让人无法理解。他在夏威夷有一个交往了8年的女友林赛，是一个美丽的舞者，而他显然很爱她。他的年薪达6位数，有着大好的前途。一切都显示，他过得很快活。“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，他为什么要怎么做，因为他显然知道自己的余生很可能要在监狱中度过。”

斯诺登不希望关于泄密者身份的讨论掩盖了新闻本身，在记者抵达香港之前，他已经告诉他们他决定公布自己的身份。这一做法显然违背记者的所有直觉。麦卡斯卡尔有3个年纪和斯诺登相仿的儿子，他花了几天时间，试图理解斯诺登为什么如此坚持公开身份。但斯诺登似乎已经想好了。他也许不够谨慎，还是留下了一些可追溯到他的线索；此外，无休止的调查很可能牵连他的同事们。格林瓦尔德说，“我花了几个小时思考一个问题：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了公众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人生，他到底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想法？”

最终，格林瓦尔德意识到，斯诺登的动机与他20岁时决定参军时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当时他认为自己是去“解放”被压迫的人的。斯诺登说，NSA的所作所为，威胁到民主的生存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。他告诉格林瓦尔德，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网站，并撰写了一份宣言，揭示NSA监控系统的可怕范围。他决定将这篇1000字的短文张贴到网上。但这份宣言，格林瓦尔德说，“有一点邮包炸弹客卡斯基的风格。”可能被公众误解。“文章太煽情太激动。这不难理解，如果你打算牺牲自己的人生对抗强权和不公，你肯定得有点激进的想法。但普通人可能无法理解。”斯诺登最终放弃了发表宣言。

6月5日，《卫报》刊登了第一篇NSA窃听报道。详细讲述了2013年4月的一份秘密法庭命令如何迫使Verizon通信公司将用户数据交给NSA。接着，6月6日，第二篇报道披露了棱镜计划。6月7日，第三篇报道揭露了英国的GCHQ在棱镜帮助下，从美国网络公司那里收集用户数据。8日，格林瓦尔德和麦卡斯卡尔在《卫报》上揭露了一款编号“无限告密者”的NSA内部工具，它可记录、分析并跟踪收集信息，显示国家情报主任詹姆斯·克拉普对国会作证时说NSA并未蓄意跟踪数百万美国公民的通信，是在撒谎。

斯诺登最担忧的是他公布的材料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。事实正相反。6月7日，奥巴马被迫承认，政府收集了大量普通公民数据，还诡辩说这只是对隐私的小小侵犯，“你不能在要求100%安全的同时要求100%的隐私。”

6月8日，NSA正式报案，并开始追查泄密者。第二天，斯诺登在《卫报》网站上发布了波伊特拉斯制作的视频，公开了自己的身份。6月10日，他雇佣了两名经过《卫报》审查的香港律师。就在大批媒体记者逼近的同时，斯诺登和律师通过一扇后门离开了美丽华酒店，消失不见。

6月21日，奥巴马政府对斯诺登提起三项控罪，两项的根据都是《反间谍法》。包括国务卿克里在内的众多美国官员都称斯诺登为叛国者。今年秋天，在一个网络安全峰会上，前NSA局长海登开玩笑说要将斯诺登列入暗杀名单。“我可以帮你，”国会情报委员会头头麦克·罗杰斯回答说。

与此同时，斯诺登开始了他的旅程。一场由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·阿桑奇导演的世界范围的戏剧。就在斯诺登离开美丽华酒店后不久，他的律师接到了维基解密发言人冰岛记者克莉丝汀·哈拉夫森的电话。哈拉夫森听说斯诺登可能希望在冰岛寻求避难。“很自然地我们被视为盟友，”哈拉夫森告诉我，“当时他并没有太多的盟友。”不久，阿桑奇的长期助手，31岁的英国女子萨拉·哈里森作为维基解密的眼睛和耳朵抵达香港，并陪同斯诺登离港。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，她一直没有离开斯诺登的身侧。

6月24日，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避难超过一年的阿桑奇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声称对成功将斯诺登送抵俄罗斯负责。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逗留了39天，向21个国家提交庇护申请后，斯诺登的临时政治庇护(为期一年)申请获得普京批准。对于阿桑奇，这是一个重大时刻。一位观察者指出，“看着所有的好料被格伦和劳拉拿走，阿桑奇肯定急疯了。”在一次电话采访中，阿桑奇指责《卫报》在香港“抛弃”的斯诺登。这一声明通过维基解密网站发布，被众多推特转载。但格林瓦尔德和《卫报》都坚持阿桑奇的指控颠倒是非。一位卫报编辑说，“斯诺登清楚表明，未来他再也不想和记者有牵涉，我的理解是，他不想他们受牵连。”但维基解密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。

斯诺登对于维基解密不亚于天降横财。自从2011年以来，该网站几乎入不敷出。去年，它只收到9.3万美元的捐赠，完全不够填补53万美元的年度预算。在斯诺登公开身份后，网站的捐赠开始猛增到每天1300美元。现在，维基解密开始到处出售印有斯诺登头像的体恤和水杯。

格林瓦尔德和维基解密及阿桑奇有着复杂的关系。他认为他是盟友，但考虑到阿桑奇在美国臭名昭著的声誉，他认为，“朱利安站出来抢风头，对斯诺登而言并不好。”但他承认，阿桑奇帮助斯诺登避免了被引渡回美国的命运。然而，斯诺登从未想过去俄罗斯。“斯诺登认为，为了更有效地敦促美国政府，拉美将是更好的选择，”阿桑奇告诉我，“他并不想被人说，他‘叛逃’了。”但阿桑奇有不同看法。“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或许可以在短期保护他，但长期来看，这些国家政权更换太频繁。在俄罗斯，他是安全的，并在这里有着很好的评价，这一点不太可能改变。这是我对斯诺登的建议，在俄罗斯他的人身是安全的。”

但斯诺登在俄罗斯的日子到底怎样没有人知道。据他的俄罗斯律师安娜托利·库奇里娜说，他在学习俄语，阅读俄罗斯文学(他最近读完了《罪与罚》)。据报道，斯诺登还在一家俄罗斯网络公司找到了工作。格林瓦尔德说，他依然定期通过加密软件和斯诺登聊天，但他说自己对斯诺登的日常生活所知并不多。“为了他和我自己的安全，有些问题最好回避。”不久前，斯诺登的前法律顾问杰西·拉达克和德雷克作为泄密者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俄罗斯；他们被送到莫斯科附近一座华丽的宅邸和斯诺登秘密见面。由于时间是晚上，面包车的车窗是黑色的，他们无法知道确切位置。拉达克认为斯诺登并未被俄罗斯情报机构控制，也没有变成俄罗斯间谍。他回忆，斯诺登曾开玩笑说，“俄罗斯对自己的间谍要好得多，不会任他在机场中转站流浪一个多月。”即使他没有成为间谍，俄罗斯记者安德烈·索尔达托夫说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自由的。“显然，斯诺登受到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局的保护。”这意味着，斯诺登的所有通信、他的生活细节都可能受到俄安全机构的监控。

南都供稿

原文:Janet Reitman

原载:www.rollingstone.com 编译:宇